

談三國演義之關雲長



水裏七軍方喪膽
城中一箭忽傷身

元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，不但已是過去數百年來，我國民間家喻戶曉的小說，由於近世的東風西被，現在更成了世界公認的人類最偉大的文學名著之一。而且這部演義小說所標立的人格理念，價值標準，至今對我們的社會有深遠的影響——如民間之普遍崇祀三國人物，民間社黨之標榜桃園結義，海內外對劉、關、張、趙四姓之龍岡宗親活動等等。

被鬼才幽默大師金聖嘆（人瑞）許為古今「第一才子書」的三國演義，之所以能在我國民間流傳如是之廣，影響如是之深，最主要的恐怕還是著者羅貫中撰寫的這部小說是七分史實，加上三分虛構的創作，使佔大多數淺識的

讀者，在生動的文學描述下，無法辨識歷史的真象，不自覺的，接受了三國演義所報導的全部「事實」。也因此，三國演義所造成的，讀者對歷史的誤解，曾引起學者文人不少的考證辨析，這種現象尤以晚近為盛。而這類考訂文字，實在也常能為讀者帶來真正的歷史知識。

不久前，報紙副刊上有人談到漢末神醫華陀是否如三國演義所說，曾為關雲長「刮骨療毒」的問題，援引史籍以證明，為關雲長動過刮治的手術並非華陀而另有其人。事實上，三國演義這段刻劃關公神勇的驚心動魄的故事，除與正史的記載關連外，更牽涉到歷史上一些至今猶具探討價值的醫藥知識的問題。

刮骨療毒

許遜

三國演義第七十五回羅貫中描述關雲長的「刮骨療毒」，真不愧後人所謂「淋漓盡致，能使讀者神迷心眩」。其全文是：

「關公領兵攻樊城，為曹仁令兵放箭射中右臂，負傷落馬。曹仁見關公落馬，即引兵衝出城來，被關平一陣殺回，救關公歸寨，拔出臂箭。原來箭頭有毒，毒已入骨，右臂青腫不能運動。關平慌與眾將商議曰：「父親若損此臂，安能出敵？不如暫回荊州調理。」於是與眾將入帳見關公。公問曰：「汝等來何事？」眾對曰：「某等因君侯右臂受損，恐臨敵致怒，衝突不便。眾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。」公怒曰：「吾取樊城，只在目前，取了樊城，即當長驅大進，逕到許都，剿滅操賊，以安漢室，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？汝等敢慢吾心耶？」平等默然而退。眾將見公不肯退兵，瘡又不痊，只得四方訪問名醫。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，直至寨前。小校引見關平。平視其人，方巾潤服，臂挽青囊，自言姓名，乃沛國譙郡人，姓華、名陀，字元化。「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，今中毒箭，特來醫治。」平曰：「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？」陀曰：「然。」平大喜，即與眾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。時關公本是臂疼，恐慢軍心，無可消遣，方與馬良奕棋；聞有醫至，即召入，禮畢，賜坐。茶罷陀請臂視之。公袒下衣袍，伸臂令陀看視。陀曰：「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，直透入骨，若不早治，此臂無用矣。」公曰：「用何物治之？」陀曰：「某自有治法。但恐君侯懼耳。」公笑曰：「吾視死如歸，有何可懼哉？」陀曰：「當於靜處立一環柱，上釘大環，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，以繩繫之，然後以被蒙其首。吾用尖刀割其皮肉，直至於骨，刮去骨上箭毒，用藥敷之，以線縫其口，方可無事。但恐君侯懼耳。」公笑曰：「如此容易，何用環柱？」令設酒席相待。公飲數盃酒畢，一面仍與馬良奕棋，伸臂令陀割之。陀取尖刀在手，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。陀曰：「某便下手，君侯勿驚。」公曰：「任汝醫治，吾豈比

世間俗子，懼痛者耶。」陀乃下刀割開皮肉，直至於骨，骨上已青，陀用刀刮骨，悉悉有聲，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。公飲酒食肉，談笑奕棋，全無痛苦之色。須臾血流盈盆。陀刮盡其毒，敷上藥以線縫之。公大笑而起，謂眾將曰：「此臂伸舒自如，並無痛矣。先生真神醫也。」陀曰：「某為醫一生，未嘗見此，君侯真天神也。」關公箭瘡既愈，設席款謝華陀。陀曰：「君侯箭瘡雖治，然須愛護。切勿怒氣傷觸。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。」關公以金百兩酬之。陀曰：「某聞君侯高義，特來醫治，豈望報乎？」堅辭不受，留藥一帖，以敷傷口辭別而去。



以上面這段故事與正史相比照，我們至少可發現以下幾種事實：

首先根據陳壽三國志蜀書卷六關羽傳的記載：「羽嘗為流矢所中，貫其左臂，後創雖愈，每至陰雨，骨常疼痛，醫曰：「矢鏃有毒，毒入于骨，當破臂作創，刮骨去毒，然後此患乃除耳。」羽便伸臂令醫劈之，時羽適請諸將，飲食相對，臂血流離，盈於盤器，而羽割灸引酒，言笑自若。」我們知道在中國歷史上，關雲長刮骨療毒的英雄事蹟是確有其事的。

其次，我們發現羅貫中將為關雲長治臂的人寫成當時的神醫華陀，實在穿鑿附會，與事實不符。

因為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九華陀傳，對於華陀的醫術有這樣的報導：

「曉養生之術，時人以爲年且百歲，而貌有壯容，又精方藥，其療疾，合湯不過數種，心解分劑，不復稱量，煮熟便飲，語其節度，舍去輒愈，當灸不過一兩處，每處不過七、八壯，病亦應除。若當針，亦不過一兩處，下針言當引某許，若至，語人，病者言已到應，便拔針，病亦行差。若病積結在內，針藥所不能及，當須剝者，便飲其麻沸散，須臾便如醉死，無所知。因破取病，若在腸中，便斷腸瀉洗縫腹，膏摩四五日差。不痛，人亦不日瘳，一月之間即平復矣。」顯然，華陀的醫道，即使在二十世紀的今天，似乎也是夠世界水準的，因爲他不但精通內外科各種病理，內外科各種手術，而且更精於藥物麻醉一麻沸散，與針灸麻醉。如果由華陀來爲關雲長刮骨療毒，他根本不必要關公忍痛療傷，說什麼：「但恐君侯懼耳。」要什麼「於靜處立一環柱，上釘大環，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」云云。無論用藥物還是針灸，華陀都可以很輕易的，爲關公作無痛的刮骨療毒，所以爲關公刮骨療毒的，絕不是華陀。

再者，我們由三國演義的關雲長刮骨療毒與正史華陀外科治療手術的過程，可以認識，早在三國時代中國醫學的成就，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否認華陀所代表的中國醫療手術，即是在今天也是夠科學標準的。因爲時至今日，現代醫學的一切內外科的割治手術，其過程仍不能超越、麻醉、切除、瀉洗、縫合、藥物輔治等步驟。足見，三國時代，我國醫學的成就已達到何種境界。

尤其令人難以解釋的，是三國時代，並無當前放射性儀器探求病因的設備，何以華陀能如此準確的掌握病理，予以有效的治療？這似乎不能完全歸功於華陀的過人醫藥天才，而須由中國醫學自古以來的歷史成就方面求得解釋。

從史書的記載，我們可以客觀地發現，三國時代，中國醫學在藥物與生理學上的成就，實在可能足以支持華陀神乎其技的醫術。

班固漢書載有西漢末年，王莽篡漢，東郡太守翟義舉兵聲討之，「翟義黨王孫慶捕得，莽使太醫上方與巧屠共剝之，量度五臟，以竹筴導其脈，知所終始，云可以治病。」

於是可知，華陀所處之時代，中國對生理解剖學講求的程度，亦可知華陀之治病是有客觀的知識憑藉，而非全憑天才以診斷的。因此歷來以爲中國醫術是因華陀見殺於曹操而失傳的說法，實在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。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，輕忽實用的方技之學，偏重人生修養的義理，致使造就華陀的種種中國醫學的歷史條件，不被充分發揮利用，至隨華陀之殞身而絕。華陀的弟子吳普、樊阿，雖各能傳華陀部份之學，而不能將華陀的醫道發揮光大，恐怕才是，中國的藥物知識不進而退至今滯留在半迷信境地的主要原因。

近年來，由於中國針灸在麻醉方面驚人的現實成就，震撼了整個的西方世界，掀起了世界性的針灸熱潮，全球各處均有人勤學認穴下針的技術，希企一蹴而成「巫醫」，可以下針斂財。其實這類心理和行爲實在是可笑可鄙，而且捨本逐末的。

我們可以斷言，如果不能對中國醫學的歷史成就作客觀而同情的了解，不對中國醫學的義理作歷史性探本索源的研求，則中西醫理絕難有真正完全溝通的一天，（針灸的穴、氣等作用，至今不能中肯地以西醫的道理來客觀解釋就是眼前的實例），如中西醫理不能有一天完全溝通結合，中西醫學的成就將永遠是局限性的，對人類的造福也是局限性的。

我們的歷史正保留了無數「關雲長刮骨療毒」這類記錄，來幫助我們對中國醫學的歷史成就，作知識性的追求，我們爲什麼不好好的加以利用呢？

一六十五年二月廿三日

於中醫學院招待所一

台灣山藥加工創始人——洪時鐘先生傳略



筆者與洪時鐘老先生合影



山藥加工器材及成品

• 那 琦 •

洪時鐘先生，台灣省澎湖縣人，於民國前十六年（清光緒二十二年，1896）十月十日，生於縣之西嶼鄉大池角，一弟一姊，弟名時鏞，皆示其信用可靠之意，先生於十六歲（宣統三年，即民前一年）時，隻身渡台，初在雲林縣北港義泉藥行爲學徒，月薪一元五角，年終時老闆賞與二元，頗感欣慰，二年後轉職於讚元藥行，月薪三元，一年半後，轉嘉義德美藥行，月薪四元，至民國六年，年二十有二，因當時日本政府限制，如無漢藥種商資格不能繼續開設中藥店，認爲從事藥材生意已無前途，不能不考慮轉業，遂去東港爲布商，與友人合資，終日販賣布匹於鄉間，三四年後，經友人介紹移至恒春以北之車城，當時車城及恒春一帶地名曰龍，定居開店，遂於民國十年結婚，先生二十有六，妻林氏罔留，十七歲，車城人，婚後仍作布商四五年，略有積蓄，嘗於販市時路經楓港，發現野生之威靈仙甚多，遂

與復作藥材生意之念，當即開始採集乾燥加工，售之於台北乾元藥行，（今台北市迪化街一段）當時之乾元藥行，名聞內外，信用卓著，每次送貨總在千斤以上，包括槓子、天門冬、菘、石斛等，但仍以威靈仙爲最多，其中石斛一項亦係經先生發現者，台灣石斛有大小二種，其大形者俗稱木斛價低，細條者名金石斛，價高於前者數倍，當時之金石斛均係由香港進口，每台斤四百元，先生發現其植物，遂委由山胞採集，予以加工，由於無識貨者，遂以每台斤二百元之價格售于台北商家義興福，該商乃冒港貨之名，仍售四百元，獲利頗豐，後經識者獲悉，乃以每台斤一百八十元出售，嗣後港商以獲悉台灣有出產，而殺價出售，每公斤祇售三十元予台灣，因使先生營業大虧，惟金石斛之銷路由是暢行，台灣黃精亦係由先生發現者，加工出產，亦頗有利市，友人顏馬達君自上海購得陳仁山之藥物生產辨一書，兩人